

大军阀石友三被活埋内幕

石友三一生中投机钻营,反复无常,脚踏两只船。曾先后多次投靠冯玉祥、阎锡山、蒋介石、汪精卫、张学良、日本人和中共,而又先后背叛之,被时人称为“倒戈将军”。1940年12月1日,石友三突然被人活埋了,真正的“凶手”居然是两次用重金收买过他的蒋介石;那么,蒋为什么要活埋他呢?

■对冯玉祥恩将仇报

1891年,石友三出生于吉林省,初小文化。由于个子矮小,石友三不受人器重,流落北京街头。1912年,恰逢身为奉军营长的冯玉祥在北京招兵,见他虽其貌不扬,但很机灵,要他当了马伕。

石友三见有了靠山,便大献殷勤,深得主人喜爱,不久当上了冯玉祥的贴身侍卫。从此,他随着冯玉祥的升迁而青云直上。冯玉祥当旅长,他当连长,并自选了心腹高树勋为副官。次年升任三营营长,结识了一营营长韩复榘。1924年冯玉祥升为西北边防督办,石友三当上了第八混成旅旅长。同年9月,当冯玉祥任国民联军总司令时,石友三升为第六师师长。

短短13年内,冯玉祥一手把他提到高官位置,其恩可以说是重如泰山了,然而石友三仍不满足。

1926年3月,冯玉祥命令石友三与韩复榘攻打雁北、大同等地的晋军阎锡山,石友三、韩复榘开始表现还不错,亲自督战,身先士卒。可是两个月后,两人产生厌战情绪,石友三、韩复榘与晋军达成协议。

这时,奉军由热河向西迂回进攻,使冯玉祥部队驻地张家口直接受到威胁。冯玉祥当机立断,率西北军奔守南口,沿京绥线向西溃退。阎锡山乘机出兵使西北军腹背受击,溃不成军。而石友三、韩复榘两部队未受阻拦,不仅保持完整,而且沿途还收容了许多溃兵,其势力骤增;在途中见绥、包一带殷实富庶,可屯兵养势,于是暂投晋军,受到阎锡山欢迎。阎锡山为了让石友三安心从晋,从军中选派一顾姓美女送给石友三当姨太太,石友三乐不思蜀。这时冯玉祥正在苏联搬兵,一切都蒙在鼓里。

石友三、韩复榘降晋不久,冯玉祥离苏回国,即通知石友三、韩复榘开会。两人因心中有鬼,不敢前往。后经冯玉祥派人解释,表示不计前嫌,加上石父严责,要他不该忘恩负义,石友三才回头听令。他虽重新回到冯部,但是经过这次叛离之后,冯玉祥对石友三不能不有所警惕,石友三对冯玉祥也常怀有畏惧之感。

1927年春,已升为第六军军长的石友三率部队在移防平凉时,因沿途抢劫,冯玉祥以正军纪为名,严惩了该部师长张凌云等人;同时,军中又盛传石敬亭要代替石友三为援陕第五路总指挥,石友三心中便惶惶不安起来。

冯玉祥把石友三部队编为总预备队,不让他与敌方接触。并派高参李秉璇接替石友三部队的参谋长之职。

1928年春,石友三部队参

加鱼台战役回军之际,李秉璇因马受惊跌在地上,泥污满身,打骂马伕,马伕反唇相讥。李秉璇要求严办马伕,石友三说:“一个参谋长和马伕打架,真是笑话。”李秉璇一怒之下,请求辞职。

■与蒋介石捉迷藏

鱼台战役,石友三大败蒋介石的心腹之患孙传芳,收复济宁,蒋介石对石友三嘉奖,并赏大洋7万元,后来蒋又赠给石友三10万元。此事不知被谁走露风声,石友三怀疑李秉璇所为,派师长孙光前深夜将李秉璇活埋。冯玉祥闻知,追问李秉璇的下落,石友三总是支支吾吾。

那年秋天,编遣会议后,石友三部队缩编为陆军第二十四师,他任师长,士兵2万多人。冯玉祥因西北军保留过少,大为不满,离开南京,从此蒋介石、冯玉祥隔日渐加深。等蒋介石与李宗仁武汉战争结束后,矛盾日趋变化,冯玉祥决定先发制人,动员讨蒋;但又怕阎锡山抄其后路,因此,他将豫鲁两省军队撤到陕西和河南西部,以迫使阎锡山一起反蒋。此时,西北军改为护党救国军,石友三为第三路总指挥。

韩复榘和蒋介石原先早有勾结,他决定叛冯投蒋。因石友三、韩复榘曾有默契,蒋介石在暗中委任石友三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,悄悄又给他送款50万元。石友三于6月1日一面派人迎接韩复榘来许昌,一面欢迎蒋的钦差大臣钱大钧,在请钱大钧阅兵时,当众辱骂冯玉祥。

1929年秋,石友三由许昌移防安徽亳州、山东德州。恰逢安徽省主席方振武酝酿反蒋,被蒋介石解除武装,蒋介石决定由石友三接替其职。当石友三将要赴任时,蒋介石竟复电改以广东省主席相许。这使野心勃勃的石友三进退两难,大伤脑筋。唐生智趁机派其顾问前去拉拢,广东方面也派人向石友三游说,石友三动心同意共同反蒋。同年12月9日,在浦口车站石友三召开紧急军事会议,决定与蒋决裂,先将蒋的代表扣下,然后以数门大炮排列浦口江岸向南京猛烈轰击,并派便衣队偷进南京城内乘势扰乱。蒋介石根本没料到石友三会有这么一手,一时南京各部院乱成一团。石友三见好就收,率部队北撤将沿途其他驻军统统缴械,安全退入河南商丘。冯玉祥部队派人见他,表示祝贺,石友三颇为得意。

1930年春,冯玉祥、阎锡山酝酿讨蒋,并劝说石友三一同行动。石友三部队驻扎豫北新乡一带,粮饷弹药主要依靠韩复榘接济,不足部分则从民间搜刮。石友三权衡利弊,加上韩复榘从旁怂恿,决定与



1929年,蒋介石、冯玉祥开战,韩复榘、石友三叛冯拥蒋。图为准备讨蒋的冯玉祥部队集结时的情形。

阎、冯联手,共谋伐蒋大计。韩复榘、石友三两人互通情报,石友三部队于5月中旬渡过黄河,参加战斗,连克数城。8月上旬,阎、冯部队在陇海线上对蒋发动全面总攻。石友三部队同时出击,意欲活捉蒋介石。

可惜天降暴雨,行动困难,蒋主援军又先期赶到。8月18日,石友三获悉晋军溃退,石友三遂致电其所派驻北平代表萧振瀛问时局情况。8月25日接萧振瀛电称“张学良因蒋军收复济南,不日将表明态度,派兵入关,大局有急转直下之势,请考虑前途为要。”石友三眼珠子一转,当即致信张学良,信内有“即行撤兵北上,服从东北,愿效前驱”等话语。8月底,石友三决心率部队擅自放弃阵地,北撤新乡、安阳等地。

■让张学良大失所望

石友三之所以投靠张学良,主要是看中张在东北的地位,想利用张在东北的人际关系,扩大势力。他首先派人与东北军联系,随后于1931年初亲赴沈阳拜见张学良。

石友三在东北停留期间,张学良要他将所扣津浦铁路等交还铁道部,石友三虽怀疑张学良有诈,但不得不暂时忍让。整编后,石友三拥兵数万,雄居平汉路中段,踌躇满志,自以为可以纵横南北。又遇阎锡山、冯玉祥下野,败军之将云集晋城,彷徨无所依归,石友三便想乘机把这些残部收集起来,自作盟主,抢夺地盘。于是派人与晋军、冯军等将领联系,并通过胡绍武与韩复榘进行磋商,密商攻打计划,主张北打张学良,因其他人要南攻刘峙,故而未果。张学良对石友三大失所望,告诉身边人员说:“狗改不了吃屎,狼改不了吃人,本性难移啊!”

1931年5月,汪精卫、陈济棠等在广州组织国民政府,向石友三许诺,任命他为国府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,随后又汇款50万元。石友三虽然接受汪、陈的任命与接济,但仍主张首先占领平津,把张

学良驱逐出关,将晋、冀、鲁连成一片,然后举兵南下。这时,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自北平来到顺德告诉石友三说,张学良患重伤寒病,已死于协和医院,秘不发丧;并说东北军是杂牌军,不堪一击,力劝石友三攻占北平。石友三不由大喜,当即电询北平的毕广垣。毕说:“张学良病重拒不见客是实,但未闻其死。我们历次表示服从东北,拥护中央,东北军亦待我们薄。大丈夫立身处世,应以信义为重。不要轻举妄动。”石友三怀疑毕广垣私通东北,有意出卖自己,欲除掉他。当日深夜,召毕入见,门外排着手枪队。见面后,石友三一言不发。毕知其意,对石友三说:“白日之议,出于一片忠诚,言或不当,意极纯正。你既决心打张,我无不从命。”言时声泪俱下。石友三的二姨太黄凤姿、三姨太顾氏从旁劝解,毕才保住性命,但石友三讨伐张学良决心已下。

1931年7月中旬,石友三在顺德集结部队,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一职,把部队扩编为9个军,以孙光前为前敌总指挥。7月18日早上,率军出发,并发出讨张通电,第一天即到达内丘县。第三天进驻石家庄,却不见晋军踪影,便派黄广源持函去见孙楚,孙无意出兵。石友三大悔,但通电已发,只好独行。7月27日以强大兵力,进攻驻防东北军张秋镇的于都,将其击溃,并乘胜攻进南大冉。当战斗打响时,东北军大批援军开到,双方在南大冉展开激战。激战三昼夜,未得进寸尺,石友三命令沈克率部由完县迂回侧击,亦未成功。南路方面援张的蒋军胡宗南部已进至顺德,并将孟照劲旅缴械,陈继承率部已进至高邑。石部在两面夹击中,决计退往山东德州再投靠韩复榘。但因退出仓促,且又遇滹沱大雨,撤退秩序已乱,加上越渡滹沱河时又遇山洪暴发,水深丈余,汽车军资全部遗弃,人马淹死很多。石友三率部到德州时只剩4000余人了。张学良命韩复榘负责收容,编为4个团,从此石友三走入低谷。

■和日本人紧密勾结

1931年8月,石友三在部队溃散后,寄居于济南韩复榘篱下,本想去天津与日本人联系,以图东山再起,韩复榘以“任何地方都没有济南保险”为由,阻其前往。石友三怀疑韩复榘有别的意图,于是密请与日本人结为兄弟的陈敬斋赴济南密议。陈敬斋为石友三推荐了一个名叫凑开一的日本特务,石友三扮成日本人,由凑开一保护乘船到天津。石友三在天津日、英、法租界大买房产4处200余间,出租赚钱。石友三成天嫖赌逍遥,常和日妓混在一起,还与地方上一些流氓、政客和失意军人过从甚密。他们派人四出活动,组织土匪队伍,企图重新掌控军队。石友三暗中与日本驻华特务头子土肥原勾结,土肥原指派特务凑开一伙同石友三的团长罗自臣、张国乾和冯寿彭等在冀东玉田一带活动,组织河北战区保安队骚扰华北,为日本侵略军开辟道路。

1935年,石友三被任命为冀北保安司令,石友三所收罗的土匪队伍编为4个步兵团,驻防北平清河。“七七事变”发生后,石友三部队编为一八一师。石友三乘机收容了一些散兵游勇,势力大增,扩编为六十九军。1939年,石友三出任察哈尔省主席及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六十九军军长。开始,石友三因为人少势单基础不稳,以抗日为名,行亲日之实,声称和八路军冀南军区保持一致;暗地经常对八路军寻衅滋事,制造摩擦。并将八路军派往征收给养的士兵逮捕活埋,不断偷袭八路军少量部队及政工人员。并曾以搜八路军为由火烧少林寺,引起人民公愤。八路军冀南军区忍无可忍,为了惩戒石友三,决定在该年的农历正月初一,乘其不备,给予打击。不料被石友三察觉,即于除夕夜率部队南逃,行到下坡寺,被八路军冀南军区包围,激战四昼夜。石友三率部队,向北突围而出,至河北曲周县的马驹桥始折而南向,奔赴濮阳。日伪军认为石友三部队对陇海路大有威胁,一面派兵进刘口镇,一面用飞机进行轰炸。石友三感到在铁路北面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,致电蒋介石请求越过铁路。

石友三正在进退两难之际,蒋介石派人持函见他,商洽一切。石友三命令其弟石友信,同黄广源一起到达开封会见了日本驻军司令官佐佐木,接受签字之后,日军因兵力单薄,无法控制沦陷区,指使石友三部队进驻山东濮阳县一带,联合对付八路军。张鸿儒对石友三的投敌卖国行为极为愤恨,密谋率部队弃暗投明,谁知被石友信获悉,将张鸿儒处决。张鸿儒之死,引起新八军长官高树勋的反感。

石友三名义上有六十九军和新八军两军,实际归石友三掌握的只有一个六十九军。石友三、高树勋之间本来就不融洽,石友三被八路军包围于下坡寺之时,曾几次发电向高树勋求援,高树勋答应派兵,可因被困在路上,未能到达。

石友三以为高树勋见危不救,怀恨在心。他心想,自己与日军达成防共协定,遵照日军意旨往山东濮阳县,从河南安阳开拔之日,事前也未和高树勋商量,估计他不肯同往,乃指使日军偷袭大陈楼,对高树勋施加压力。高树勋部队被袭,伤亡极大。此后石友三的阴谋被高树勋识破,高树勋对石友三更加仇恨。6月,石友三、高树勋部队皆派人到后方接运供给,石友三部队无恙,而高树勋部队遭到日军截击,一个旅长阵亡。高树勋怀疑石友三与日军共谋,气愤万分,发誓与他共戴天。

■身遭活埋死有余辜

蒋介石对石友三已恨之人骨,之所以暂不动他,是为了更好地把他控制在手中,故派臧伯凤去给他当政治部主任。石友三与日军签订防共协定后,蒋介石又派来高参李季强作为石友三的常驻顾问,还派来一个参谋长米文和。对蒋的举动石友三心知肚明,因此,授意总参议毕广垣作为政治代表应对臧、李,与蒋介石方面接洽频繁。谁知毕广垣早为特务头子宋家骅所收买,秘密为蒋所用,乘监视臧、李之便,与臧、李合谋对付石友三。石友信察觉到一些蛛丝马迹,向石友三进言,说毕等有谋反之嫌。石友三欲除之,无奈毕久居高官,深知已谋。此时石友三也感觉到已处在众叛亲离的境地,曾向好友孙良诚(时任鲁西行营主任兼游击指挥)表示,愿意与高树勋言归于好。孙良诚以高树勋的老乡自居,挺身而出担保,将石友三意向向高树勋转达。高树勋说:“彼此是共患难多年的老弟兄,还有什么不可解除的意见。”因此,孙良诚建议石友三最好先到高树勋那里当面谈。石友三沉思片刻说:“待我试试看吧。”他的妻子和姨太太都劝他不去为好。但他去意已决,说:“去了成或不成,看他敢把我怎样?”

1940年12月1日早晨,石友三、孙良诚和黄广源等,带骑兵一连前往高树勋的军部所在地柳下屯。早上8时到达,高树勋率旅长以上人员迎接石友三人。他们正在会议室谈笑风生之际,臧伯凤跟踪而来,进会议室直往高太太房中而去。不多一会,勤务兵进入会议室对高树勋说:“太太有事请商。”高树勋一面吩咐赶快开饭,一面离室而去。约半个小时,突然有手枪兵4人进屋,将石友三捕住缴枪,当夜绑到早已准备好的土坑边。石友三见事不妙,破口大骂,说高树勋反目无情。高树勋哈哈大笑说:“不是我杀你,不是天杀是地杀,不是地杀是蒋杀,一报还一报,罪有应得。你助纣为虐,出卖我中华民族,活埋了多少好人,今天让你也尝尝活埋的滋味吧!”一声令下,士兵将石友三推入坑中,随之黄土扑面而下。作恶多端、祸国殃民的大汉奸、火烧少林寺的凶手,在惨叫声中永远闭上了双眼。

(摘自《文史周刊》)